

時文
天下

周梅森讀本 神諭

周梅森◎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作家應該活在作品里，
作品應該活在讀者心中。

周梅森

時文
天下

周梅森讀本 神諭

周梅森◎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谕/周梅森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6

(周梅森读本)

ISBN 7-5387-2136-3

I. 神...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9211 号

神 谕

作 者 周梅森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焦 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5638648 发行科: 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11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周梅森，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我主沉浮》、《原狱》、《重轭》等十余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军歌》、《国殇》、《大捷》、《中国往事》等二十余部；电影、电视文学剧本《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共和国往事》等一百余部集，约六百余万字。其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煤矿长篇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优秀电视剧剧本奖、优秀影片编剧奖等三十余种奖项。

第一章 《》《》

一

清浦十八滩的老人们固执地认定，往日的一切俱比如今的好。那时，海禁未开，北洋的平底沙船和南洋的鸟船、估船都还未从遥远的天边漂过来；洋毛子也还乖觉地呆在他们的番邦中向大清圣上纳贡称臣。那时，洋药没人吃，洋教没人信，这片依山傍海的土地上世风纯朴，崇尚礼义；鲜亮亮的太阳每日从阮家集东面的大阮山后升起，平平地和照耀着这片土地上的山山水水，而后合情合理地沉入西面的海底。带着潮湿腥味的海风，从广阔无际的海面上荡过来，轻柔地吹拂着这沿海十八滩上的好庄稼，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送来丰收的祝福。那时节，清浦镇虽说没有如今这般热闹，可东西却是很便宜的，米、肉的价钱俱比如今低得多，上好的白米每担六钱，上好的黄豆也价只七钱，豪门大户自不待言，就是一般小民百姓也大都不必为生计犯愁的。那时大清圣上圣明哩，朝廷三番五次严设海禁，寸板不许下海，家藏船网者以叛逆论，斩无赦。南寺坡坡顶上就立着一方赫然的大木牌，上书七字：“居民过限者，泉示……”

后来，朝廷开了海禁，大清圣上为搜集南国的奇珍异宝，倡导海运，恩准南洋地面的广东、台湾、福建货商组成船队来往通商，并命各通商口岸的知县老爷官服率属，鸣炮仗，奏鼓乐，予以欢迎。

雍正五年夏，一支南洋的鸟船队来到了清浦，使这个小小的自然村镇第一次变成了热闹的商港。船队共由二十四只两桅、三桅的大海船组成，那海船船头油红色，绘有大鸟图案，十分的神气，仿佛啸聚海中的一群飞鹏。津口县城里的县尊老大人冒着炎炎烈日赶了三十多里路，亲自到清浦镇的南寺坡上去迎，半个津口县的人都涌来了。南洋货商下船时，炮仗骤然爆响，鼓乐立时奏起，搞得整个海滩上沸沸扬扬，一片喧嚣之声。鼓乐平息之后，当地百姓便在南寺坡上和南洋货商们做起了生意。鸟船运来了绝好的缝衣针，铜钮子，阳江漆杠皮箱，漆杠皮枕，金箔、银箔，石湾缸瓦瓷器，拷绸云纱，还有茴香、

八角、玉桂油，以及南国的各种药酒，各种居家用品。清浦人觉着自己开了眼界，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自此发生了动摇。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入侵，更没有想到：南洋鸟船的到来，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对清浦三村十八滩的前途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贪图南洋人带来的精美商品，竟忘记了维护这块土地纯朴世风的道义和责任。他们发疯似的大买鸟船上的舶来之物。喋喋不休地夸赞着这些舶来之物的种种好处。那一回，鸟船队的生意极为兴隆，不到半月，所有舶来之物便抛售一空。拷绸云纱从此走进了津口县城和清浦镇的大街小巷；阳江漆杠皮枕，漆杠皮箱也大模大样闯进了豪门大户的内室。

这无疑是清浦十八滩堕落之始。

南洋船队一年只来那么一次，来临的时间一般是在初夏季节——船队在海上要走一两个月哩！载来的东西也颇多变化，开初是铜钮子、缝衣针、皮箱、皮枕之类，后来又运来了象牙、玉器，吸水烟的白铜烟筒，隔潮大砖、红糖、橙柑、香蕉等物。再后来又舶来了翎羽——那可不是一般清浦百姓用的物件，那是专卖给官家的，是插在官帽上令人肃然起敬的花翎。南国就是如此的聪明，只要能赚到银子，他们什么捞什子都能搞来卖。清浦十八滩的老人们因此认定：南国的蛮人是不讲道义的，是半个洋毛子，刨自家祖坟，卖先人骨殖的事他们也做得出。

和这帮东西交往，清浦十八滩还有个好处？

乾隆末年，又来了北洋的平底沙船。平底沙船把北方的大豆、猪肉、牛羊肉以及木材、小麦、药材等物源源不断地运来，除了卖给当地的清浦人外，也和南洋的商船大做交易。如此一来，动静便闹大了，北洋船队和南洋船队不约而同地在清浦镇上了岸，买下了沿海南寺坡上的一片街面，开下了十几个不同字号的商行，清浦镇真正具有了一种镇的规模，成了仅次于津口县城的又一个热闹之所在。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清浦镇上出现了洋药。洋药又叫大烟，据清浦老人们讲，是从南洋运过来的，是洋毛子在番邦造出来运到南洋，又从南洋舶到清浦来的。洋药箱上有洋毛子的字，那字连学问高深的清浦镇陆府的孝廉老爷、津口县城的县父母大人都不认得哩！洋药一运进来，没多久时间就在这地面上蔓延开了，吃洋药成了一种时尚，连官兵也吃哩！大清圣上圣明无比，知道这洋药不是好东西，降旨查禁，可哪还禁得了？！吃洋药有瘾，只要吃上三五回，断无不吃之理。朝廷一禁烟，烟价立时就上去了，贩洋药得利更多，南洋商人们贩得便愈加疯狂。到了今天，洋药非但没禁绝，反而越传越广，惹出了不少事端。阮家集盐民阮老二在熬盐大锅前吸食洋药，吸醉了，一个踉跄跌进滚沸的锅中，竟被煮成一副白骨。清浦镇陆荣令因着一家几口

吃洋药，不到几年家资几乎败光。

洋教也舶来了。洋教上岸，要比洋药上岸晚些时日，而且，也不是那么明目张胆。嘉庆二十三年，南洋船队在运来南国奇货的时候，顺便给清浦人运来了两个洋毛子。这两个洋毛子说是来做生意，脖子上却挂着十字架，嘴里一会儿讲洋毛子话，一会儿讲中国话，一个叫什么詹姆斯·杰克逊，一个叫李约翰。他们白日里做生意，天一黑便传教，说是要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人们，把人们从迷途之中拯救出来。他们买下了南寺坡背后南洋商人的一处房屋，暗地里办了福音堂，现在，听说也有了少许信徒。他们的信徒脖子上也暗暗地挂十字架，也尊奉上帝，尊奉一个叫“耶稣”的老毛子。清浦十八滩上的老人们由此而生出了疑问：他们尊奉上帝，尊奉耶稣，还要不要皇上？要不要孔圣人？要不要孔圣人的忠孝节义。这端的比洋药还要不得！洋药毒其身，而洋教却毒其心。

这都不算，据说，近几年南洋鸟船、估船还给平平和平的清浦镇舶来了南国的会匪哩！这就更使清浦十八滩上的绅耆老爷们深感不安了！绅耆老爷们知道，会匪是反叛大清朝廷的，他们的首领林爽文曾在台湾举过事，后来被朝廷的官兵剿灭了。这些会匪们如今到清浦来干什么？还不是要聚众谋反么？！会匪的传播情况绅耆老爷们还不甚清楚，可关于会匪活动的传闻却着实听了不少……

这时节，忠于大清圣上的清浦老人们是多么怀念那过去的好时光啊！尽管那些好时光他们也没有亲眼见过，可他们固执地相信，那会儿的一切都比现今好！他们无不渴望官府能以皇家的权威荡涤流动在这块土地上的污泥浊水，还他们一个宁静和平的好世道。他们希望时光倒流，甚至希望大清圣上重设海禁，再在清浦镇的南寺坡上插上一个大木牌，书上：“居民过限者，梟示！”……

清浦人是高尚的、清廉的、正直的，他们宁愿终身不食海味，宁愿不要漆杠皮箱，不穿拷绸云纱，也得要大清圣上的朗朗乾坤，千古不变的纯朴世风。

仿佛晓得了他们的心理，这一年南洋船队没有正常的五六月间驶抵清浦镇，一直到七月下旬也没有任何音讯。在这期间，北洋的沙船队倒来过两拨，他们等不到南洋鸟船的音讯，只得卸下运来的松木、大豆，装了一些清浦地面的土特产扬帆北归了……

这一年颇为怪异，清浦地面上出现了不少令人不安的征兆，该来的鸟船、估船没有来，不该来的天灾人祸却一一来临了。

五月头上，当南寺坡上的南洋商行和北洋商行的商人们翘首企盼鸟船队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一片黑压压的蝗虫，清浦十八滩上

的庄稼一夜之间被啃得精光，连田埂上，荒野里的野草都没留一根。

蝗虫过后，清浦地面上寸草不生，仿佛遭了一场天火，三村四寨的万余乡民仰天号啕，痛不欲生。清浦镇上和津口县城里，灾民如蚁，民死道路，填沟壑者无可计算。十八滩上草根茅根全被灾民扒光，更有丧尽天良者竟烹食人子，苟且偷生。

食人之事出过几起。五月底阮家集阮五孩在村前的官道旁抱了一个三岁的弃儿，杀后煮了一锅，正欲吞食，被邻居阮庆山发现，当即合着族里长辈扭拿送官。六月头上，荷花桥一老妇杀了自己的孙子，煮了一锅肉，存放在瓦钵里，被人窥见，当即强看瓦钵，竟在瓦钵里发现了小儿的手指，于是，也被扭送津口县大衙。六月十二日，清浦镇南门外小贩豆狗夫妇偷掠邻人之子，洗净杀死，正欲下锅，被官兵闻讯拿获，双双扭至大衙。六月十三日，这二男二女被绑到津口县北门外杖毙。津口县县父母老大人陈荣君亲临监刑，十数个虎狼一般的衙役手执大棒在这二男二女身上杖击了不下二百，才一个个把他们击毙，其时，围观者如堵，盛况空前。

就在杖毙这二男二女的次日，又一个凶象显现了。

这日午后，清浦镇上空黑云四合，狂风大作，大有翻江倒海之势，清浦人们都预感到要发生点什么事了。果不其然，狂风旋起之后，一声炸雷撕开了半个昏暗的天空。南寺坡上一条白龙自天而降，长达十余丈，乘风飞腾，啸旋四方，尔后，一头扎入海底。南寺坡沿的陆通浦家被龙拖去屋舍八间，屋内三男二女均被抛入海底。相家纷纭：此乃大凶之兆，恶龙入海，主大劫。

然而，一直到七月下旬，大劫却没有出现，小麻烦倒出过一次，那是六月二十二日夜里的事。那夜，海贼三和尚手下的剽悍海匪百余人，分乘两条三桅快船于夜黑风高之际，由茫茫海上驶抵清浦，抢了南寺坡上南洋商号和北洋商号的不少财物，津口县城里的官兵闻讯赶到，这帮海贼才逃窜入海。

这是个灾难的年头。这一年是宣宗旻宁道光二年。这年五月，陕西、青海番人反清，七月，新蔡朱麻子举旗造反，而豫皖二省捻乱四起，盐枭甚众，沿海各地，洋盗肆虐。南方各省之天地会继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台湾举事、广东梅县起事之后，又图谋反叛，其党徒甚众，传播区域，扩大到沿海各通商口岸并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

二

这年八月的一天，一只清浦人们见惯了的三桅鸟船孤雁般地漂到了清浦岸边。

最先看到这只鸟船的，是南寺坡上“致隆”号的南洋商人钟亦亮钟二爷。钟二爷先是以以为鸟船队来了，兴致极高地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叫了一通，把南寺坡街面上所有的南洋商人和店中的伙计都唤出了店堂。可是，到得港岸一看，水天相接的天边依然是一只孤帆，钟二爷不觉生出了许多疑窦：咋还是一条船，其它船都猫到哪儿去了？莫不是……待那鸟船渐渐近了，钟二爷又发现：船上前后两条桅杆上的帆都不复存在了，中桅上的帆也扯坏了，像一面迎风四摆的旗。高高翘起的船头破了几处，印在船头上的大鸟图案也被什么秽物涂遮得模模糊糊了。船的吃水线很浅，好像根本没装什么东西似的。破旧的船板上站了许多人，这些人晃动着赤裸的上身向岸上招手、呼喊，手里还挥舞着帽子、毛巾、小褂。他们的声音干涩而沙哑，带着几分野兽嚎叫似的粗野，继而，这嚎叫又变成一片哭喊，那哭喊声煞是响亮，嗡嗡吟吟汇成一阵旋风般的喧嚣，几乎把哗哗涌动的涨潮之声遮掩了。

钟二爷从那船上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喊叫声中明白了些什么，猛然省悟到：鸟船队完了，归属于他的两条三桅大船也完了！一时间，他脚跟一软，眼前浮出一片旋转的金星，虾米般弯驼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要往地下瘫。“致隆”号的本家伙计钟阿夏一看势头不对，上前两步，将钟二爷搀扶着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了。

钟二爷坐在石头上，昏花的眼中浮出了一线泪光，他偎依着阿夏的身子，苍老的面孔痛苦地抽动着，木然地喃喃道：“完了！我……我的三桅大船完了！我的……我的货完了！天……天杀的海贼哟……”

阿夏道：“二爷，咱们且去瞧瞧再说，说不准那些船是迷了航。”

“不！不是迷航！他们，他们必是遭了海贼了！必是遭了海贼了！我知道！几日前我就做过这样的梦！”钟二爷固执地说。说话时两眼牢牢盯着岸边那条越漂越近的海船，心中似乎还企盼着什么奇迹。

海船靠近了青石铺就的港岸，聚集在南寺坡上的居民开始向坡下的港岸上涌，钟二爷被阿夏搀起来，也随着涌动的人流，急急地向前滚。正是大晌午，热辣辣的太阳当空悬着，碧蓝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儿，海滩上没有一丝风，钟二爷没走到海岸边，云纱大褂的后背便湿透了，脑门上、脖子上也滚下了大滴大滴的汗珠子。

钟二爷却不示弱，他口张气喘像条被热昏了的狗，东一头、西一头地在人群中乱挤，两只饥渴的眼睛四处张望着，寻找着可以通往岸沿的空隙；他那两条芦秆似的瘦腿不时地被跷起的脚掌抬高几寸——有一回，他甚至跳将起来，让自己的目光掠过众人的头皮而直抵鸟

船。他那永远弯驼的脊背，在这个灾难的晌午也奇迹般地挺直了，他不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倒像个浮躁不安的十五六岁的孩童。损失两条三桅大船给他带来的第一阵痛楚过去之后，他立时想到了押船的两个儿子的存亡问题。他已经丢了两条大船，丢了船上的货物，再也不能丢掉两个儿子的性命了！可他现刻儿还不能判定他的两个儿子是否在这条归来的孤船上，他得尽快地证明：他们的生命没有随着那两条三桅大船被海贼劫走！

和两个儿子的性命相比，两条乌船和船上的货物就算不了什么了！他的船，他的货，他的商号都是为两个儿子办置的，倘或没有了儿子，他还要这些干什么？！

钟二爷十分地后悔。早知道会遇上海贼，他说什么也不该让年方十六的小儿子上船办货。早先，钟二爷是自己押船办货的，一年往返一次，从没碰到过什么海贼。后来，钟二爷岁数大了，又在清浦办了商号，才告别海船，在岸上做起了甩手掌柜，让大儿子洪声顶了自己在船上的位置。去年秋天，洪声押着两船北货南下，小儿子洪奎哭着、闹着要随船同去，他一时迷糊，竟应了，这无疑是个天大的损失！

钟二爷满头满脸大汗地在人群中挤着，满是皱纹的面孔白一阵、青一阵，难看极了。

费了好大的劲，钟二爷终于挤到了众人前面，那条破败的大船和船上许多熟悉的、不熟悉的脸孔一古脑儿扑进了他的眼帘。船已经靠岸，船上的人正在往岸上搭架板。就在搭架板的时候，船头、船尾上已有人往下跳。钟二爷一一打量，没在那些人中看到自己的儿子。

“声儿！奎儿！”

钟二爷喊。声音发颤，带着深长的忧虑和希望。

没人应。海岸上一片雀起的噪声。海浪拍岸的声音，船上、岸上人们的呼叫声响成一片。钟二爷微弱的声音汇入了这片噪声之中，完全不属于他自己了。

“声儿！奎儿！”

钟二爷又喊，音量扩大了几倍，瘦额头上的青筋隆了起来，豆大的汗珠很响亮地跌到港岸的青石上。

还是没人应。钟二爷急得发昏，又是拍掌又是跺脚，以期引起船上人们的注意。船上的人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个癫狂的老头儿。他们把架板搭好，开始像鱼干似的一串串往岸上移。

这时，本家伙计阿夏窜到了钟二爷面前：“二爷！二爷！见到了吗？见到两位少爷了吗？”

钟二爷一把抓住阿夏，上气不接下气地道：“阿夏，你……你

……你给我喊！”

阿夏点点头，立时将两手拢成个喇叭状，罩在嘴上，拼足力气，要开喊——就在这时，钟二爷在船头的人群中看到了大儿子洪声。洪声衣衫破得不像样子，满脸污秽，正在向港岸上张望。他显然看见了钟二爷，嘴唇张了张，似乎是喊了句什么，可钟二爷没听见。

“声儿！声儿！”

钟二爷喃喃地，对阿夏道：“快！问问他，奎儿怎么样？”

“好！好！”

船上却不见了洪声的面孔。正在犹疑之时，只见洪声引着洪奎出现在阿夏和钟二爷眼帘中。

钟二爷眼中的泪水一下子落将下来，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他在阿夏的引导下，慢慢向船边的岸头移去。

钟二爷挤到岸头时，洪声和洪奎也双双下得船来，一下船，钟二爷便一手扯着一个儿子唏嘘了一阵，尔后，极自然地询问起海上之事。

洪声长叹道：“险哪！真险哪！被抢了！被海贼抢了！这一回能保得命来就算便宜！海贼好凶哦，真真是杀人眨眼哩！‘南宝’号船上的人给杀了八个！”

洪声的口吻中带着炫耀的意思。

钟二爷不禁一抖。

“咱们船上呢？也死了人么吗？”

洪奎道：“没有，只是伤了两个，一个是本家的六崽，一个是清浦镇上陆姓的伙计。”

“咱们的船呢？货呢？”

钟二爷在有了儿子之后，又必然地关心起船和货了。

“这还用问么？全被海贼劫去了！”

“这些天杀的孽障！”

愣了一下，钟二爷又道：“给我细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哪儿碰上的海贼！海贼扯的什么旗号？都有多少人？咱们报官还来得及吗？”

洪声费力地咽了口唾沫，把额头上的汗水一抹，慢慢地道：“咱家的两条船和‘盛春’号、‘南宝’号的十二条船五月初六办了货从广州出来，五月十八日到厦门厅，又在厦门厅卸了些货，装了些货，五月二十二日从厦门厅至清浦。不料，过了厦门厅的第五日夜里，六条海贼的快船悄悄贴上了。那为首的海贼人称三大爷，后来蒙难在岛上时，我们听下面的喽罗称他为三和尚。”

“唔！就是这个三和尚，六月底抢了清浦，咱们号上也被掠走不

少东西哩！”

“哦？清浦岸上也遭抢了？”

“是的！是的！这事咱们回家细说，你先把海上的事讲完。”

洪声又道：“贼船逼上来以后，把我们的船兜到了一个远离岸边的荒岛上，半途中，‘南宝’号的两条船想跑，结果，被贼船追上了——‘南宝’号的那两条船是三桅的，贼船也是三桅，可‘南宝’号的船装满了货，贼船却很轻，且又挂满帆，轻而易举就把那两条船拿下了，押船的‘南宝’号掌柜刘大牙被贼人一刀捅死，两个船工也被吊毙在桅杆上。其它船见势不妙，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到得岛上，二三百号子海贼命我等将船上的货物卸了，把‘春盛’号、‘南宝’号和咱家的船凿沉了六条，余下六条，五条被贼人劫留了，一条总算被我等驾了回来。”

“回来的这条船是哪个号上的？哦，是不是咱们的？”

“不！是‘春盛’号上的！”

钟二爷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消失了，黯然道：“接着说，接着说吧！”

“在岛上，我们百余人被海贼留难数十日，贼首三和尚要我等年轻力壮者留下为匪，我等誓死不从，结果，又有几人被杀。”

“那，贼人最后又怎么把你们放了呢？”

阿夏仿佛在听一个奇妙的故事，听到紧要处，禁不住插了一句。

钟二爷瞪了阿夏一眼：“多话！这道理还不是明摆着的么？贼人依恃者乃邪气，而邪气是压不倒正气的，你大少爷他们乃堂堂君子，压不垮，折不服，贼人焉有不放之理！”

钟二爷十分地自豪，很为自己养了这么两个好儿子而沾沾自得，他弯驼的背脊一时间又挺直了许多，脑袋后面那条花白的小辫也随着话语的抑扬顿挫踉踉跄跄地摆动起来。

然而，钟二爷的儿子们却并没感到自己是如何的英雄了得，小儿子奎儿先道：“不是这么回事呢，这百十号人能得以逃生，可多亏了阮大爷！”

奎儿这么一提，声儿也想起什么大事似的，顿足叫道：“哎呀！把个阮大爷忘了！他腿上还有伤呢，如何下得了船？奎儿，你在这儿瞧看着父亲，我去去便来！”

钟二爷一把将要走的声儿拉住：“什么阮大爷，这么值得敬重？”

洪声道：“爹，你有所不知，这阮大爷是随‘春盛’号船到清浦来的，不是他舍命对贼，咱这百十号人如今还不知是人是鬼呢！”

正说着，奎儿叫了起来：“哟，阮大爷出来了！爹！您看，就是那个穿云纱大褂的！”

钟二爷顺着奎儿手指的方向向船上看。船上的人还在陆续往岸上下，穿云纱大褂的有好几个，钟二爷眼神儿不好，看不真切。

“在哪儿？在哪儿？”

“那不是么？那个站在船头的高个汉子！”

钟二爷又凝神巡视了一番，这才依照奎儿的提示，在那一串缓缓移动的人流之尾，将那个穿云纱大褂的高个汉子翻腾出来。

果然是条好汉！那立在船头的神情气韵便不同凡响哩！钟二爷暗自思忖。在证明了两个儿子的确凿存在之后，钟二爷的心绪渐渐安定下来，他极自然地从中局退到了局外，开始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细细评判眼前的一切了。眼前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海贼的劫杀将这些生存者们吓破了胆。钟二爷从他们下船时急匆匆的动作中，从他们重见亲人时的悲切呼叫中，从他们的面容和眼神里，看到了一种透入了骨子里的怯弱，而这种怯弱独独在那阮大爷身上没有看到！那阮大爷久久立在船头上，像一尊石塑的神像。他并不急于下船——也许是因为腿上有伤，独自一人下不得船。他默默站在那里，任凭那些急于下船的人争先恐后地从他身边掠过去。钟二爷注意到，他的面容上好像凝结了一层霜，浓眉毛下的一双眼睛镇静而阴冷，光亮的额头上布着一层亮闪闪的汗珠，脑后那条油亮乌黑的辫子软软地搭在脖子上，像一条盘在粗树桩上的黑蟒。在一片乱糟糟的气氛中，他的神态如此镇定，愈加显得他的高大伟岸和那些船上人的渺小可怜。他那有些歪斜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含意不明的微笑；他的眼光有些吓人，阴冷的眼光仿佛能探入人们的骨头里去。

阮大爷不同凡响！钟二爷认定阮大爷不同凡响！阮大爷的不同凡响，使钟二爷产生了一丝敬重之意，一时间，钟二爷有了些愧疚的感觉：这阮大爷救了南洋鸟船百十口人的性命，现在船到清浦了，阮大爷下船的事却没人管了，这像什么话？！这可有点不仁不义的意思哩！钟二爷真为所有船上的人感到脸红心跳。

“声儿！奎儿！快，快上船把那阮大爷接下来！”

洪声点点头，扯着洪奎，又向船边挤。

然而，没等洪声和洪奎挤上船，船上已有两个人涌到阮大爷身边，将阮大爷的胳膊架了起来。

阮大爷不干，他推开那两个赶来架他的人，低声说了句什么，独自一人，用一只手扶着自个儿的大腿，一瘸一瘸地走上了架板。那两个人，一个赶快跳到前面，为阮大爷开道，后面的一个还是扶住了阮大爷的肩头。身后，又有几个人抬着阮大爷的箱包跟了上来。

冲在前面的那人在喊：“让开！让开！阮大爷下来了！”

这一声呼喊，即刻在港岸上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许多已下了

船正和家人叙道的人又涌了过来，急急忙忙去迎阮大爷。另一些已知晓了阮大爷事迹的岸上人也涌上前去迎。瞬时，许多粗大的嗓门一齐呼叫起来，声声不离阮大爷，仿佛那阮大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仙似的。

阮大爷在一片狂热的呼喊声中一步步下得船来。他显然是很得意的，自认为当得起这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他频频向那些呼喊的人们点头拱手。

这时，钟二爷在阮大爷身边发现了大儿子洪声，洪声几次想去搀扶阮大爷，都没有成功，阮大爷身边人很多，最后是一个船上装来的黑脸汉子劫去了这份应该归属于他儿子的光荣。钟二爷颇有几分不快。然而，这不快一现即逝，一转眼的工夫便被另一种欣慰取代了：大伙儿还是讲仁义的，获救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不必为他们感到羞愧了。

钟二爷又开始往前挤。他扯住身边望呆的阿夏，让他在前面开路，打定主意要立时会会这个不同凡响的阮大爷。能结识这样的大英雄，委实是光宗而又耀祖哩！

不料，钟二爷挤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挤到阮大爷身边时，“春盛”号杨梦图杨三爷已将阮大爷装入了自家的轿中。

钟二爷拦住了轿子，探入脑袋，对坐在轿子中的阮大爷道：“阮大爷！阮大恩人！此番海上逢贼，承蒙您舍命相救，老朽的两个儿子方得生还，老朽实在是感激不尽哪！”

阮大爷双手抱拳，款款一笑道：“哪里！哪里！大伙儿能够安然归来，全是天命！不谈！不谈！”

钟二爷又道：“为表表老朽心迹，今日务必请阮大爷到舍下小坐……”

未待钟二爷把话说完，“春盛”号杨三爷便从一旁挤过来道：“亦亮兄，这可使不得哩！阮大爷是随‘春盛’的船到清浦来的，是‘春盛’号的客人，岂能被你劫去？！我看，还是同到寒舍小叙吧！把‘南宝’号的赵子云他们也一同邀来，如何？”

钟二爷无奈，只得点头道：“也好！也好！”

阮大爷的轿子走了，聚在港岸上的人渐渐散开去。

钟二爷也随着那四散的人群，伴着两个儿子郁郁不快地往南寺坡的街面上走。走在路上，钟二爷不禁又想起了那两条三桅鸟船，想起那两船货物，心中叹道：海面上不安静，以后的生意怎么做呢？

钟二爷不觉有些怅然……

三

尽管“春盛”、“致隆”、“南宝”三家商号在这次劫难中都遭受

了惨重的损失，但，十余条船上的人却大部分生还了，这实在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就冲着这得以生还归家的百十口人的性命，三家商号也非得好好地酬谢阮大爷一番不可，当晚，“春盛”号杨梦图杨三爷率先设宴为阮大爷压惊洗尘，“致隆”号钟亦亮钟二爷，“南宝”号赵子云赵大爷等人应邀前往。

坐到酒桌上，酒过三巡之后，慢慢叙道起来，众人才知晓了阮大爷的身世。原来这阮大爷早先却是清浦十八滩上的人，家住清浦东面阮家集。阮大爷本名阮大成，字隆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嘉庆十四年其父弄诗罹祸，被下了大狱，病死狱中，家道因此中落，阮大爷被迫孤身一人流落南洋做买卖。如今，阮大爷在南洋地面已呆了十几个年头，买卖颇为发财，发财之后，自然犯起了思乡之病，自然要想着荣归故土，光宗耀祖，于是乎便将手头的两个铺面盘了出去，携资北归……

这是阮大爷自己叙道的。

“哦，如此说来，阮大爷在清浦地面上还是很有根底的呢！府上现在景况如何？家中还有什么人吗？”赵大爷听了阮大爷的叙道，十分关切地问。

阮大爷抿了一口酒，摇摇脑袋道：“却也没有什么人了。老母在父亲罹难之前业已过世，在下又没有什么兄弟姐妹，故尔，只身漂流南洋之后，连老宅也卖与族中叔伯了！”

钟二爷此时正用两只筷子对付盘中的一片溜滑的松花皮蛋，几经失败之后，也停下筷子，接上话头道：“那么，阮大爷可不必急于回阮家集嘛！不妨暂在镇上小住几日，四处走走嘛！”

阮大成道：“正是这个意思！清浦镇陆府的孝廉老爷和先父交情甚厚，必得拜访，其他朋友处也要走走的！日后，我还想在清浦镇上开个铺子，殷盼诸位多多照应！”

这番话引起了钟二爷高度的关注：开铺子必得有银子，可这位阮大爷哪来的银子呢？他从南面带过来的银子难道没被抢吗？

钟二爷以关切的口吻将问题提了出来：“阮大爷不是和船队一起遭劫了么？这随船携来的银两、财物……”

阮大成笑笑道：“那帮海贼敬我之义，畏我之勇，未敢贸然动手，故所携银两、财物安然无失！”

“呀！呀！……”

席面上一片赞叹之声。

赞叹之余，钟二爷和赵大爷心中却又生出了许多疑窦：这太不公道了！为什么同在船上，他们船货俱失，而这个阮大爷竟能毫毛不损？莫不是这阮大爷勾通了海贼，做下这弥天大案吧？！

“请问阮大爷，这匪贼如何就轻易地把你放过了呢？”

钟二爷不能不问！

阮大成斯斯文文地抿酒，笑而不答。

赵大爷亦忍不住道：“阮大爷，说说吧！说出来，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阮大成摇摇头说：“还是不说了吧，说出来惊闪了各位，在下吃罪不起！来，我们还是吃酒吧！”

这愈加显得可疑！

钟二爷认定这其中有诈！心下暗想：若讲仁义，海贼们断无丝毫仁义可言，而这位阮大爷却说海贼敬其仁义，这不是欺蒙人么？！说到一个勇字，这阮大爷就更难当海贼的拼命之勇了！这些海贼不惧官府，不怕朝廷，难道会惧你一个小民百姓什么了不起的大勇么？！可疑！这阮大爷来路不正，委实是可疑得很哩！

在钟二爷胡思乱想之际，“春盛”号杨三爷的兄弟杨老四发话了：“既然阮大哥不愿说，那么，老四我就替阮大哥张扬、张扬吧！”

杨老四将袖子一卷，两只青筋暴突的大手往桌沿上一按，立起身子就要开讲。

“哎，哎，老四，你慢着，还是我来讲吧！阮大哥和海贼们对阵的时候，兄弟我就在阮大哥身边——是不是呀，阮大哥？那情形和场面，我可是看得真真切切。”

说这话的，是清浦镇孝廉老爷陆荣山的本家侄子陆华田，外号陆牛皮。这陆牛皮年近三十，素常不务正业，聚赌窝娼吃大烟，去年，被孝廉老爷教训了一通之后，投到了“南宝”号赵子云门下做了押船工头。此番海上遭劫，陆牛皮恰在船上，恰又目睹了阮大爷的忠烈义举，且逢如此场合，焉有不吹之理？！

杨老四颇有几分不快，却也不好发作，他和在座的这三家商号的大爷们都知道，这陆牛皮是惹不起的人物！他们陆家清浦镇树大根深，陆家的家族首领陆荣山陆孝廉德高望重，谁招惹了陆家，谁在这块地盘上就甭想站住脚！更甭说那陆牛皮又是个泼痞无赖！于是，杨老四强作笑脸道：“陆老弟，你讲我讲，原本一样！还不都是为了替阮大爷扬扬名么？！这样吧，我先说，说得不周全的地方，老弟补充，如何？”

杨老四认为替阮大爷吹嘘是十分荣耀的事，自不肯轻易放弃这荣耀的机会。

陆牛皮根本不买杨老四的账，嘴里嚼着一块海参，呜呜噜噜地道：“老四，你讲个啥也！那阵子你他妈的尿了一裤子，还当我不知道？！还是我来说吧！我看得真切哩！”

杨老四脸孔涨得通红，两眼环视着众人，喃喃道：“陆……陆老二，你尽……尽瞎说些什么！我姓杨的何时尿了一裤子？那……那分明是海水打湿的！真是，尽瞎说！好！好！我不与你争，你讲！你便讲！”

陆牛皮将包在嘴里的海参咽将下肚，用衣袖将油光光的嘴揩了一下，借着三分酒意，立起身子，手舞足蹈道：“妈的！我都看得真切哩！阮大哥了不起，大英雄哩！我陆老二今生今世不服别人，只服一个阮大哥！咋的？阮大哥大……大英雄哩！”

钟二爷收藏起满腹狐疑，瞪大一对昏花的眼睛，盯着陆牛皮，敦促道：“那你就快给我们讲讲，阮大爷如何的英雄么！”

“自然，这自然是要好好说一下的！先前的事咱不谈，就说说到了岛上以后咱阮大哥的事吧！哎，老四，咱们被海贼裹到岛上，是哪一日？”

杨老四立时殷勤地答道：“是六月初一！”

“对！是六月初一！那是个大阴天，荒岛上雨蒙蒙，雾蒙蒙的，几十步外就看不见人影了，海贼们逼着我们卸了船后，就把我们关在岛中间的一个山洞里。那山洞很大，下面的一个洞口通往海边，上面还有两个洞口是通向海贼居住的洞穴的，上下几个洞口都有海贼把守。洞里很黑，日夜点着几盏灯芯极粗的猪油灯，搞得满洞都是油烟味。”

杨老四又抢上来道：“山洞还很潮哩！铺在洞里的稻草都长了白白绿绿的霉毛，最下层的稻草一摸一把水，我们这百十口人就他妈的睡在这等稻草上！”

“是的，那稻草确是很潮湿，这不说它了！可恨的是，第三日，海贼首领三和尚就提出我们要年轻力壮者留下为匪。我们自然不从，苦苦哀求，要那三和尚放我们回去。三和尚根本不依，断然说道，倘或我们不留下为匪，他就要大开杀戒，一个个要我们的性命。从我们这洞中离开时，三和尚说，给我们三天的时间考虑，三天之后，他就要杀人。三天过去之后，我们依然死不相从，结果，‘南宝’号上的船工老祁被拉出去砍了，老祁血糊糊的首级小海贼还拎进洞里让我们看过。”

“真吓人哪！那首级上的面孔白得像纸，现刻儿想想，我还脊背发凉哩！”杨老四又以炫耀的口吻道。

“接下来两天，一天又砍了一个！这下子我们一洞子的人都慌了神，大伙儿无不担心下一天自己也挨上一刀。却不料，第三日早晨，海贼首领三和尚又来了，说是再给三天时间考虑，三天过后，再接着杀。